

边城见闻

茫茫戈壁、古老居延海边的策克口岸，成为五省区共用开放『通道』

大漠深处，远隔千里的人走到一起

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环球时报记者 樊巍 本报记者 姜波

沿河西走廊西行至甘肃酒泉，再从酒泉乘大巴北行6小时，抵达内蒙古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少、东风航天城(酒泉卫星发射中心)所在地——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政府驻地达来呼布镇。随后换乘汽车继续北行，1个多小时后抵达策克口岸。这座大漠深处的边境小城，常住人口仅几千人，却经常能看到从千里之外来的境内外来宾。

“策克”，蒙古语意为“河湾”。这片茫茫戈壁中的绿洲，东西两侧分布多条河流。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我国第二大内陆河“黑河”(古称弱水，“额济纳”意为“黑水”)，多条支流汇入距此数十公里外的内陆湖“居延海”。这里是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和交通要冲。唐代王维在《使至塞上》诗中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佳句；元朝时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从这里北上，对“商队往来频繁”印象深刻；清朝时，从达来呼布镇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(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)的“达库驼道”，也经过该地区。

如今，策克口岸是阿拉善盟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通道，也是内蒙古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五省区共用的陆路口岸。每年进出口货物数千万吨，出入境人员数十万。作为中国西北地区联通蒙古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，策克口岸承载着拉紧周边经贸与人文交流纽带的重要使命。

河湾驼铃之韵——续写千年商道传奇

策克口岸国际文化旅游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景区一组面朝北方、驮着大箱货物的驼队雕像，吸引很多游客驻足。历史上，每到驮运旺季，这里的驼铃声响起，驼队往来穿梭，或满载绸缎、茶叶及杂货北上，或驮着皮毛、药材南下。如今，边境互市贸易让这里充满烟火气。

雄伟的策克口岸国门东侧，是一排排商业区，商店、饭店、文化设施等一应俱全，假日里游客众多，热闹非凡；国门西侧，一座座形似蒙古包的白色建筑整齐排列，这就是中蒙边境互市贸易区。策克口岸工作人员张锐介绍，自2014年起，经过持续建设与完善，中蒙边境互市贸易区逐步成形。依托这一平台，口岸常态化举办特色商品展会，聚集了人气，带动了边境旅游。

2024年1月16日，首届阿拉善国际年货节在策克口岸举行，持续21天，展示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0余种商品。“看到消息后，我驱车600多公里赶来。这里的商品品类丰富、价格合理，我收获满满。”一名来自甘肃张掖的游客说。同年国庆节，这里举行中国(额济纳)第五届口岸国际商品博览会暨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2024年第十九届中蒙边境互市贸易博览会，再次吸引众多客商。一名经常到策克口岸参展的蒙古国客商称赞：“策克口岸展会基础设施齐全、客流量大，参展收入很可观。”

策克口岸还经常举行体育竞技、国际文化旅游节等活动，让这座边境小城充满活力，尽显国际范儿。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，口岸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。2024年进出口货物总量突破2400万吨，同比增长24.8%，创历史新高；出入境人员达39.2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3.36%。2025年，策克口岸过货量预计将达2600万吨。

跨境班车之情——承载两国边民期盼

策克口岸有一辆国际班车，每天往返于策克口岸与蒙古国西伯库伦口岸之间。司机燕建忠的方向盘，一握就是十几个春秋。有人打趣

他：“你怕是全国每年出国次数最多的人吧！”这话并非夸张——燕建忠每天在两国口岸间往返两次，一年下来几乎每天都在出国。

这趟国际班车，方便了边境两侧的人们。甚至远在900多公里外的甘肃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商务局的的工作人员，也乘这趟班车出境交流。

58岁的燕建忠是土生土长的额济纳旗人。1992年策克口岸开通，当时还是季节性开放口岸，那时燕建忠在全国各地跑货运；2007年，中蒙人员往来增多，他改跑客运，从达来呼布镇发车至策克口岸，一个季度也就跑20天。2009年，口岸实现常年通关，跨境国际班车开始双向对发，他的路线也越跑越远。

2014年9月，燕建忠的班车路线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古尔班特斯县县城。“当时每周跑两趟：周一从达来呼布发车，经策克口岸，中午



▲蒙古国司机都布兴吉日嘎拉驾驶货车抵达策克口岸。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摄

12时左右到当地县城，晚上住县城；周二上午10时40分从县城发车，13时多到西伯库伦口岸，14时蒙方开关再入境中国。”他的爱人懂蒙古语，一起跑车，既是检票员也是翻译，夫妻俩的班车成了两国边民沟通的“移动桥梁”。

燕建忠回忆，当时蒙古国西伯库伦口岸有一家银行，常托他们转运现金。现金积累到一定量，便装箱封存交由他们送往县城银行；口岸银行需要现金时，县城银行也会封好交由班车运送。“当时他们条件有限，没有专门的运输工具，就把箱子交给我们，特别放心。”燕建忠笑言，“那时候，我们的班车就是他们的‘运钞车’。”一些蒙古国边民还借班车做起跨境小买卖——到中国采购日用品，再乘班车回国售卖。燕建忠说，看着周边居民用赚来的钱改善生活，自己也打心眼儿里高兴。

如今，燕建忠的班车每天在两国口岸间往返两趟，上下午各一班。车轮滚滚，承载着两国边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智能通关之畅——首创无人跨境运输

策克口岸货运通道十分繁忙。上千名卡车司机往返中蒙两国，不少是像都布兴吉日嘎拉这样的蒙古国司机。

56岁的都布兴吉日嘎拉来自乌兰巴托，从事货物运输10年，现受雇于内蒙古一家公司，驾驶的大型货车有4节车厢。在策克口岸，他告诉记者：“昨晚8点口岸关闭，我是7点多进来的，在司机宿舍过的夜。”据公司工作人员介绍，许多蒙古国货车司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从蒙古国拉货到策克口岸，一趟少则挣四五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，这条运输线成了他们的“致富路”。

策克口岸技术创新也为都布兴吉日嘎拉们提供了便利。2022年，策克口岸开启全国首例自动引导运输车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模式。“这类车辆没有车头，仅有载货车身，全程无须司机操控。我们把空箱送到蒙方，再在蒙方装满货物拉回中方，循环往返全自动化运行。”额济纳旗浩通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琛说。

“自动引导运输车靠埋在地下磁钉引



▲策克口岸工作人员操纵遥控驾驶装置将集装箱装上卡车。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摄

导。车辆经过磁钉上方时，底部安装的磁钉天线板通过电磁感应为磁钉充电，并读取位置信息，一个个磁钉就像埋在地下“铁轨”。”该公司自动引导运输车项目负责人耿自宽说，这项技术在港口码头的应用已很成熟，但应用于跨境运输，策克口岸是全国首创。这大幅缩短了通关查验流程——传统模式下人、车一站式联合查验耗时3分钟左右，自动引导运输车省去了人的卫生检疫查验部分，1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查验。

遥控驾驶也在这里大显身手。内蒙古德创能源有限公司一台遥控驾驶设备最近投入使用，驾驶员坐在工作室内，即可将操作室外的集装箱装到货车上，既安全又高效。“自动引导运输车和遥控驾驶是策克口岸在技术上的探路，也是未来趋势。”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口岸事务局副局长白戈力说，“随着新技术应用，策克口岸的活力越来越强。口岸不仅辐射西北五省区，最远已达2700公里外的云南曲靖，我们这里还有好几家重庆的贸易公司呢。”

从古代驼队的悠扬铃声，到如今货车的滚滚车轮；从季节性开放的边陲关口，到智能化通关的国际枢纽……大漠深处的策克口岸，正以“通道”的担当、“桥梁”的姿态，让远隔千里的人们越走越近，让造福周边、互利共赢的故事越写越新。



▲从蒙古国西伯库伦口岸驶入中国策克口岸的跨境班车。 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摄
▼策克口岸国门区域鸟瞰图。 萨仁格日勒摄



记者札记

让同呼吸、共命运看得见、摸得着

田亮

从古代的边塞要地，到如今的经贸前沿，策克口岸的蜕变深刻诠释一个道理：好邻居、好朋友、好伙伴，是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主动选择。

经贸往来是“同呼吸”的血管。去年12月，5吨新鲜蔬菜通过策克口岸直达蒙古国南戈壁省，为当地开辟出一条新的绿色果蔬运输通道；今年7月，策克口岸110千伏对蒙输电工程正式投运，让蒙古国南戈壁省矿区告别燃煤取暖，催生出原煤加工产业链。从单向运煤到双向流通，精准合作让两国民生紧密相连，生动诠释了“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”。

科技进步是“共命运”的引擎。自动引导运输车替代传统车队，遥控驾驶革新通关，煤炭运输效率倍增。技术赋能下的策克口岸，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认知，转化为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的图景，让互利共赢有了更坚实的支撑。

策克口岸的蜕变带来启示：好邻居有情分很难得，相处之道也需要创新。当中蒙两国人民在经贸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，在文化交融中增进理解信任，“同呼吸、共命运”就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生活实景，为国之交、民相亲打下坚实基础。

链接·内蒙古阿拉善盟

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，有“五彩斑斓之地”的美誉，下辖3个边境旗及策克、乌力吉两个边境口岸，边境线全长735公里。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济纳胡杨林、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(酒泉卫星发射中心)坐落于此。额济纳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，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。

依托区位优势，阿拉善盟与蒙古国毗邻省份在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。2024年，全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42.06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8.71%。该盟2015年与蒙古国南戈壁省缔结友好关系，2024年与蒙古国前杭爱省和巴彦洪戈尔省建立友好合作关系。该盟正持续推进口岸智能化建设及跨境旅游合作，拓展与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对接，全方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。

图片来源：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审图号为蒙S(2023)025号



▲策克口岸举行中蒙边民迎新春联欢晚会。

依尔桂摄